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二　宋　張君房　撰

神仙感遇傳上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涉學而未有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敝衣冒風雪甚急忽見其來投觀中與之道室而宿既暝無燈燭雪又甚忽見室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而明唯以

小葫蘆中出衾被帷幄裀褥器用陳設服翫無所不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寢光亦尋滅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冀天曉之後聊得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宗老剋心責已周遊天下以訪求焉

葉遷韶

葉遷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樵採避雨於大樹下忽見雷公爲樹枝所夾奮飛不得樹枝雷霹後却合遷韶爲取石楔開枝間然後得去乃愧謝之曰約來日却至此可

也如其言明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墨篆一卷與之曰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也我兄弟五人要雷聲喚雷大雷二必即相應然雷五姓剛若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有殊效甞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凌辱遷韶於堦下大呼雷五一聲時中旱日光猛熾便震霹一聲人皆顛沛太守下堦禮接之請為致雨信宿大霔雨澤遂足因為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黄河泛官吏被水爲勞忘其寢

食遷韶以鐵札長二尺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湧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墊溺于今傳之人有疾請符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得其效多在江浙間周遊好啗葷腥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

于滿川

于滿川者是成都樂官也其所居鄰里闕水有一老叟常擔水以供數家久矣忽三月三日滿川於學射山通真觀看蠶市見賣水老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相引蠶

市肴訖即邀湍川過其家入檻竹徑歷渠壍可十里許即見門宇殿閣人物喧闐有像設圖繪若宮觀焉引至大厨中人亦甚衆失老叟所在問人乃葛璝化厨中爾云來日蠶市方營設大齋頃刻之間已三日矣賣水老叟自此亦不復來

進士王叡

進士王叡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轂子三十卷六經得失史冊

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藥其肓者所有二種之篇釋喻之説則古人高識洞鑒之士有所不逮焉嗜酒自娯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覈詞樞亦猶劉闌之詬誚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嚼嵐霞因亦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逢攖杖椶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名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瘠若斯辭以不然道曰疾可愈也子雖釋仵有鑪鼎之功何疾不除也斂委質以師之齋于滻水之濵三日而

授其訣曰木精天魂金液地魄坎離運行寛猛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效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結陽呴陰滋神鬼滅千歌萬讚皆未決古往今來拋日月受而製焉餌之周星疹且瘳矣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十殕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止樂温縣時摯獸結尾為害尤甚叡醉宿草莽露身林野無所憚焉斯亦蟬蛻得道之流也

王從玘

王從玘者宦官也蜀王初節制邛蜀黎雅為永平軍從玘為監軍判官自是洎剋成都罷鎮為郡從玘棲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常厥居於邛市有老叟睨而視之曰將有大厄瀕于死所探懷袖中小瓢以丹砂十四粒與之曰餌此旬日而鬚生勿為怪也可以免難矣服之三五日鬚果生焉月餘詔誅宦官從玘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遁去荅曰君父之命豈可逃乎俛首赴繫太守哀而上請蜀王特乞宥之視其狀貌無復宦官矣

令狐絢

令狐絢者餘杭太守闕其名子也雅尚玄微不務名宦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即一度開室焚香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奇煙異香每見聞於庭宇因言入靜之時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老君見冊命張天師爲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眞人之任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中原多故之時禍結兵連不能戢之尹眞人之過也再立二十四化分别人鬼澤

及生靈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登臺冥思取驗於大道可即勅尹真人登一蓮華寶臺端寂而坐頃之萬景昏曀又命道陵亦登此臺既坐良久則奇彩異光種種變化天人交暢矣自是以道陵代尹為元中法師焉乙未年聞令狐之説丁酉年於四川濛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敬而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天師進位近為元中法師與令狐所説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玄功杳冥難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大魏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髽髻當頂餘髮半垂敝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黃帝陰符老母

何得而言之毋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所得毋曰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眞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道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呑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説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術皆内出心機

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職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為師無本者為弟子也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巖中得加筭久之毋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

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既滿矣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麥飯數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絶粒開元中爲江陵節度副使御史中丞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顯竟入名山訪道後不知其所之也

劉彦廣

劉彦廣者金陵琱壁倉人也嘗為淛西衙職事節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

元中明皇寵異之仗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遺表於船舫内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不知所適彦廣十年後奉使揚州於魚行遇若山擔魚貨之若山召彦廣至其家門巷陋隘蒿徑荒梗露草霑漬纔通人行入門漸平布磚花卉臺榭繁華之飾迨非世有命坐設食聞其尚負官錢家内窮罄憫之形於容色既而令於所止店中備生鐵及炭是夕唐詰其店置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遇道不

宜復居小職但貞隱丘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豐産資家力勿食珍羞以增爾禄勿衣綺繡以增爾福陰功及物濟人之急道之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文妙經行而勤之焉彦廣得金如其言償官債營家業於磵壁世世八九十其孫松年入道天台焉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峩眉山已及絶頂偶遺其所賫巾履步求之去伴稍遠見

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竒花珍木數百步乃到宫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館非世人所覩老人引登蓴臺顧望羣峯棊列於地有道士奕棊青童採藥清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駭問老人曰此為何處也荅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峩眉洞天眞仙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際有人連呼文才之名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乆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引至門外與同侶相見迴顧失仙宫所在同侶曰相失已半月矣每日來求今

日乃得相見耳文才具述所遇之異焉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眞訪道行及山半覺景物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表入門左右池沼澄澈嘉樹垂條綦布行列披蔓柔弱其實如梨馨香觸鼻景顧望無人因掇擷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啗食俄有犬子數輩馳出吠之競欲搏噬景乃倉惶支捂四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擲之果盡而犬亦去也迴

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時僧休與劉景友善常話其事跡者也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大始中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欝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棊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焉言訖復彈棊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戲曰

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下立饑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頭忽然不見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閭舍皆爲墟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畞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㝠室之中可以鑒物或人

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絶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上見大舫一艘絡以金絲飾以珠翠張樂而遊可交立而觀之舫艤于岸中有一青童引之登舫見十餘人峩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為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耳以栗子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

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岸忽如夢中足纔及地已墜於天台山瀑布之巖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洎到天台之時已三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袁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上之簫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載為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具載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鑒定非凡骨況在名山今古不

殊蓬瀛何遠委本道切加安邱遂其栖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啟關躊躇以候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宫觀殿宇森竦旁倚大山引之至一室内有机案筆墨之屬以黄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甞攻學

心甚難之道流巳去無推讓之所試案本書之甚易半日巳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限窮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巳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遒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觧梓方將受籙頗異其事以為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傳祕籙有此嘉祥既彰悟道之階允叶登真之兆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三二十里忽迷失舊路忽忽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棲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不嫌敝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幽邃山谷冲寂既憩廡下久之烹野蔬藥苗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齋既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祗奉客客因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

遠近答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為名客驚曰五百甚遠尊師何時當還答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閭之念懇辭而出乃遣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往再訪其蹤無能知其處所矣

裴沈

裴沈仕為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日晚道

左聞人呻吟下馬披蒿萊尋之見一病鶴垂翼俛咮翅上瘡壞無毛異其有聲惻然良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良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必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身其血方可中用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蘆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却至洛爲求胡蘆生耶裴沈然而返洛中訪胡蘆生裴沈具陳其事拜而祈之生無難色取一石合

子大如兩指以針刺臂滴如乳下滿合以授裴曰無多言也及鶴處老人喜曰固是信士乃以血盡塗鶴瘡上言與之結緣既而謂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隨行數里至莊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曰中有少漿可就飲之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大如笠中有漿其色正白乃力舉飲之味如杏酪不復饑渴裴拜老人願爲僕老人曰君世間微禄不可久住君賢叔眞有所得吾與之

友出入遊處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達之因裹一幞物大如羹盎戒無竊開共視鶴瘡並已生毛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漿當哭九族但戒酒色耳裴還洛中將竊開其幞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止其叔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因食之入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歲也

權同休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士下第遊江湖間遇病貧窘有村夫傭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雇

者但具湯火意不爲市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忽見折小樹枝盈握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麤沙挼之為豆湯成與眞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者曰余貧病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中父老丐少路粮無以辦之雇者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以水灑之悉成牛肉汲水數缾為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獲束縑三十緡秀才方慚謝雇者曰某遭遇道者過亦甚矣今請為僕役以師事焉雇者曰余少有失謫為

凡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日勿請變常且卒其事秀才雖諾之每所呼指常蹙蹙不安𡧍者乃辭去因爲說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觔及髮鬚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曹橋潘尊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尊師者其家贍足虛襟大度延接賓客行功濟人一旦有少年容狀踈俊異於常人詣觀告潘曰某遠聆尊師德義拯人急難甚欲求託師院

後竹徑中茆齋内寄止兩月以避厄難可乎或垂見許勿以負累為憂勿以食饌為慮只請酒二升可支六十日矣潘雖不測其來聞欲逃難欣然許之少年遂匿於茅齋中亦無人追訪之亦不飲不食六十日既滿再拜謝焉從容問潘曰尊師曾佩授符籙乎潘云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耳少年曰師之所受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社令籙一階以昌奉傳以申報荅耳即焚香於天尊前傳社令名字及靈官將吏

隨所呼召兵士騎乘應時皆至既畢令之曰傳授之後
隨逐尊師營衛召命與今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謂潘
曰可於中堂壘牀為壇設案几焚香恭坐九州內外吉
凶之事靡不知也但勿以葷血為犯苟或違之冥必有
譴若精潔守慎可致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
潘即設榻隱几坐於中堂須臾四海之內事無巨細一
一知之如是旬日為靈官傳報頗甚諠聒潘勃然曰我
間人也四遠之事何須知之嚴約靈官不使傳報答曰

職司不宜曠闕所報益多約之不已潘乃食肉啗蒜以却之三五日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少年來曰吾輕傳眞訣以罹譴責師犯汚眞靈罪當冥考念以前來相容之恩不可坐觀淪陷別授一術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不爾常墮於幽獄矣潘自啗葷食之後自知已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年乃取米屑和之爲人形長四五寸置於壁竇中又授玉子符兩道戒潘曰民有疾苦厄難來求救者當問粉人以知災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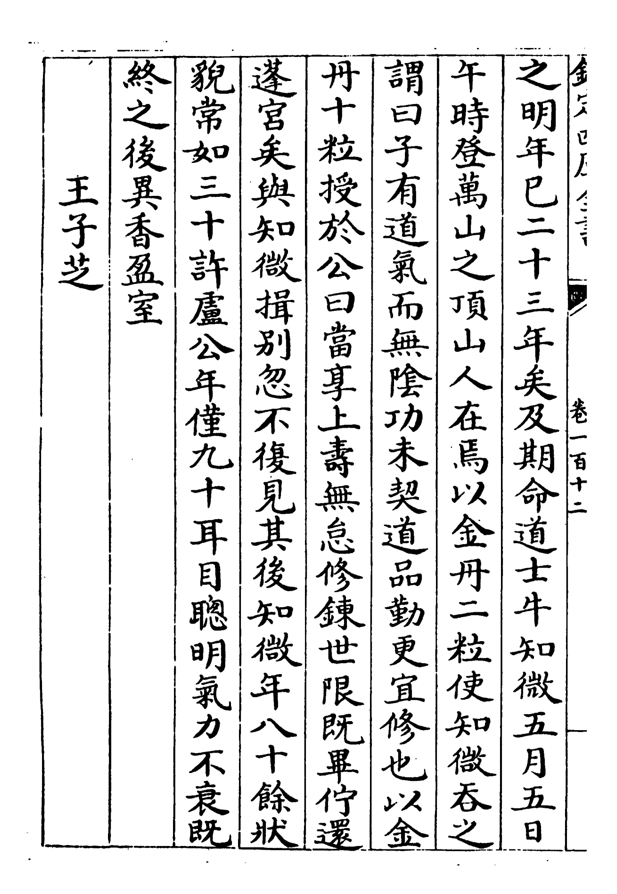
源本然以吾符救之勿取緡錢務此精功贖過耳勤行不替十年後我當復來自是潘以朱篆救人祛災蠲疾赴之者如市十餘年少年復至淹留逾月多話諸天方外之事然後别去歳餘潘乃無疾而終疑其得尸觧之道也

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為尚書郎以疾求出為均州刺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性獨

處左右接侍亦皆遠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一人衣
飾故敝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所自云山中來
公笑而謂之曰即王山人也此來何以相教王曰公之
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染由是有沉綿之疾
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力取湯茶之屬王止之
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丹與之因
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厄勸立
陰功救人憫物為意此時當再來相遇在夏之初也自

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會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為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矣只此月内三五日小不康已困無憂也翌日山人令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盧公揚歷清切便蕃貴盛而後出鎮漢南



之明年巳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丹十粒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怠修鍊世限既畢佇還蓬宫矣與知微揖别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僅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聞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琊瑯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居於紫極宮王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榼餉之間日仙苗因出遇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問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即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

也予適自彼來悵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
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
頷之因丹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絶有小竪立於前
樵者勑之曰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第往石家取酒
吾待與尊師一醉時既昏夜門已扃禁小竪謂芝僕曰
可閉目因搭其頭人與酒壺偕出自門隙已及觧縣買
酒而還因與子芝共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儔中宵
樵者謂子芝曰子已醉矣予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

曰可復書朱符置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甚堂堂美鬚眉紫袍秉簡揖樵者而坐引滿兩廵二壺且竭樵者燒一鐵筯以燎紫衣者云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瀆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覩夜來共飲者廼神耳鐵筯之驗宛然趙均郎中時在幕府自驗此事弘文館校書郎蘇悅亦寓於中條甚熟蹤跡其後子芝再遇樵仙別傳修鍊之訣且為地仙矣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少與鄰舍閭丘氏子偕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閭丘子寒賤往往戲而罵之曰爾非類而與吾偕學吾雖不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閭丘默有慚色歲餘乃死又十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參軍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生非士族未嘗以

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仇生不得預及酒闌
友謂又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會宴而仇生不預豈其
罪耶又玄慙而召仇既至又玄以危飲之生辭不能引
滿固辭又玄怒罵曰爾市井之甿徒知錐刀何僭居官
秩耶且吾與爾為伍爾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
起仇生慙耻而退棄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
僑居濛陽而常好黄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
其風徃而請之願為門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禀有所授

又玄稍惰辭之而還其後因入長安寢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奇之童子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吾生閭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為非類罵辱我又為仇氏子作尉唐興與子同舍受我厚賂而謂我為市井之甿何吾子驕傲之甚也子以衣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於人間與汝為友將授汝神仙之

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既悟其罪而竟以慚怍而卒矣

虬鬚客

虬鬚客道兄者不知名氏煬帝末司空楊素留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恃權驕貴蔑視物情衛公李靖時擔簦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與同出西京將適太原税轡於靈石店與虬鬚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而虬破衫蹇衛而來投布囊

於地取枕攲卧看張妓理髪委地立梳於牀靖見亂𩬊視之甚怒未決時時側目張熟覷其面妓一手握髪一手映身揺示靖令勿怒急梳頭畢斂袵前問其姓卧者曰張妓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云第三又曰妹第幾曰最長喜曰今日幸得逢一妹妓遂呼靖曰李郎且來拜三兄靖遂拜之環坐割肉為食客以餘肉飼驢笑曰李郎貧士何以致異人且話其由客曰然則何之曰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甞知太原之異人

乎靖曰州將之子年可十八姓李客曰似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子一見否靖言余友人劉文靜與之甚狎必可致也客曰望氣者俾吾訪之遂約其日相候於汾陽橋及期果至靖詁於文靜曰吾有善相者欲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遽致酒迎之俱見太宗不衫不履裼衣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客見之默然居末坐氣喪心死飲數杯招靖謂曰此眞天子也靖以告劉益喜賀既出虬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也

然亦須令道尼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東酒樓下既至登樓見虬鬚與一道流對飲因環坐為約與道尼同至太原道與劉文静對碁鬚靖俱會文皇亦來精彩驚人長揖而坐神清氣爽滿坐風生顧眄煒如也道尼一見慘然下碁子曰此局輸矣於此失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奕既出謂虬鬚曰此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爲念同入京虬鬚命其婦出與李郎相見其婦亦天人也虬鬚紗巾裼裘挾彈而至相與

入中堂陳樂歡飲女樂三十餘人非王侯之家所有也
殆若洞天之會既而舁二十牀以繡帊盖之去其帊曰
此乃文簿鑰匙耳皆珍寶貨泉之數併以充贈吾本欲
中華求事或龍戰三五年以此爲經費今既有主亦復
何為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内即當太平李郎一
妹善輔賛之非李郎不能賛明主勉之哉此去十年後
東南數千里外有異是吾得事之秋也聞之可潛以酒
相賀因呼家僮百餘人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言

訖與妻戎裝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助文皇締大業貞觀中東南夷奏有海賊以樓船千艘兵十餘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爲王國内已定矣靖知虬鬚成功歸告其妻乃瀝酒東南而賀焉故知真人之興乃天受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亂者哉

崔希真

會稽崔希真嚴冬之日有負薪老叟立門外雪中崔凌晨見之有傷憫之色揖問之叟去笠與語顧其狀貎不

常乃問其姓氏云其姓葛第三崔延坐崔曰雪寒既甚作大麥湯餅可乎叟曰大麥四時氣足食之益人勿以豉不利中府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張絹欲召畫工爲圖連阻沍寒畫工未至張絹倚于壁叟取几上筆墨畫一株枯松一採藥道士一鹿隨之落筆迅逸畫蹤高古殆非人世所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事寶以自隨因遊淮海遇鑒古圖畫者使閲之鑒者曰此稚川之子葛三郎畫也崔咸通初入長安於灞橋遇鬻蔬者狀貌

與叟相類因問非葛三郎乎蔬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人間安得識之負蔬而去不知所之

越僧懐一

越僧懐一居雲門寺咸通中凌晨欲上殿燃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有一奇境事能往遊乎懐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幽勝或連峯槩天長松夾道或瓊樓蔽日層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饑道流已知矣謂曰此有仙桃千歳一實可以療饑以一桃

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有食訖復行或淩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身雲末或振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如是復歸還舊居已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周遊人間與父母話其事因入道歷詣仙山更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王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出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

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餘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似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充悦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為冥官所攝無疾

而死經宿乃蘇云既到陰冥間有廨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案牘示之見其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而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見許即令還其人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知再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欲其人曰或遺鳴砂弓即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鑪鼎志在丹石能製反魂

丹有疰悞暴死者研丹一粒拗開其口灌之即活甞救數人有閹官夏候者楊與丹五粒以服之既而以為冥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既遣還夏候得丹之效既蘇盡服四粒歲餘又見黄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曹乃泰山追之耳夏候隨去至高山之下有宫闕焉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答徐啓曰某曾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遽令却迴夏候拜謝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

可乎道士許之後即因改名延年矣楊自審丹之靈效常以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諠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之子暴亡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亦活楊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閒放唯以金石為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以報見救之者見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容修製故無能

得其術者矣

薛逄

河東薛逄咸通中為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見餚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明日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洞中有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親吏訪之入洞可十餘里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屋極廣可容千人其下

平整有石牀羅列牀上有飲食名品極多皆新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别開三五所請以奉於薛公爲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矣洞中左右有散麪溲麪堆鹽積豉不知紀極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歴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履跡往來皆長二三尺纔如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以也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仙藥周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年

資粮留於少室山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内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市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饑甚聞食香買蒸餅啗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旣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吴平縣界所食之僧俄變為石以此言之王烈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積陰

功天挺仙骨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啗之必化爲石矣

蜀氏

蜀氏遇晉氏饑輩三五人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羣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纔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櫛比閭井繁盛了不見鹿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荅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穴密誌歸路以告太守劉悛悛使人隨往失其舊所矣庾仲沖雍荆記

曰武陵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峭拔上有葱自成畦壠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甚美山頂有池魚鼈至七月七日皆出而遊半巖室中有書數千卷昔道士所遺經也元嘉中有蠻人入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蠻人逐之穴傍有梯因上即豁然開朗别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多蠻人驚遽而出旋削樹記路却結伴尋之無復處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内名山之中神異窟宅非止一處則桃源天台皆其類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求道自三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遇洞府必造之焉入峩嵋山聞有七十二洞自雷洞之外諸崖石室邃穴之間無所遺焉偶歇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揖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可輒入訪須得洞庭記嶽瀆經審其所屬定其名字約其里數必是神仙

所居與經記相合然後可遊耳不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可戒也悟玄驚駭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峩嵋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多言但謁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為誰叟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為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别去悟玄復至市門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命其妻烹肉與悟玄為饌以肉三器與之悟玄辭以不食肉久矣張

曰遊山須得烝力不至饑乏然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得到矣勉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敢拒命食盡二器厭飫彌甚張亦勸之固不能食矣食訖求去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長松下有迴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皇人所居之洞也以瓦扣之三二十聲門開則入每遇門即扣之則神仙之境可到矣依教入山果得洞與所指無異以瓦扣之良久峭壁中開洞内髙廣平穩可通車馬兩面

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扣之復開大而平闊往往見天花夾道所窺見花卉之異人物往來之盛多是名姝麗人仙童玉女時有仙官道士部伍車騎憧憧不絕又遇一門扣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開久之聞震霆之音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三五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景趣矣復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許日矣自此志棲名山誓求度世復入峩嵋不知所之矣

費冠卿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馬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費固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末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緘批數行復緘之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畧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之而

無報疑其不可干也即以相國書授閽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綦老漢用此書何爲擘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憫然顧之揖坐與語曰已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曰日已昏黑或得逆旅之舍已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明日却詣店所即自解囊裝舒氈席於地劉即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有一閤子可以憇息僕乘於外可也即令左右引僕夫衛子分給下處劉引費挈氈席入廳後對堂小閤子中既

而閉門鎖繫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竅中窺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操篲畚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馬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常人世所有良久劉執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即見雲冠紫衣仙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餚饌奇果香溢閣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令布席

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非世間之曲仙人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笑曰費冠卿且喜及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矣即命劉酌一杯酒送閤子中費冠卿窺見劉自呷酒了即於堦下取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堦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但令修行即得相見也既去

即詣閤中見酒猶在驚曰此酒萬刼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劉即與冠卿為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竟不起鄭相國尋以去世劉費頗祕其事不知所降是何仙也

鄭南海紫邏任叟

鄭南海為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有紫邏山即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因行諸藥肆中既坐有樵叟倚擔於壁亦坐焉主人連叱之

曰此有官客何忽唐突劉斂衽而起謂主人曰某閒人也樵叟此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所請不可令去懇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紙及筆硯耳劉即取肆中紙筆以授之叟揮毫自若書畢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災方重旦夕為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即為千里客兼亦變衫色紫邏樵叟任某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遒逸超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為人所訟黜官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即於

紫邏葺居物色求訪不復見叟世寳其書巢寇犯闕方

失其所在也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二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二　　宋　張君房　撰

神仙感遇傳下

任生

任生者隱居嵩山讀書志性專靜常夜聞異香忽於簾外有謂生曰某以冥數合與君偶故來耳生意其異物堅拒不納其女子開簾而入年可二十餘凝態艷質世莫之見有雙鬟青衣左右翼侍夜漸久顧謂侍者曰郎

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曰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又曰䓘後三日當來言畢而去書生覽詩見筆札秀麗尤疑其妖異三日果來生志彌堅女子曰妾非山精水魅名列上清數運冥合暫謫人間自求匹偶以君閑澹願侍巾箱不止於延福消禍亦兾貴而且壽今反自執迷亦薄命所致又贈一篇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書生不對面牆而已女子重贈一篇

曰阮郎迷不悟何要申情素明日海山春緑舟却歸去嗟嘆良久出門東行數十步閃閃漸上空中去地百餘丈猶隱隱見於雲間以三篇示於人皆知其神仙矣痛生之不遇也數月生得疾見二黄衣人手持牒來追曰子命已盡遂被引去行十餘里忽見幢節旛蓋迤邐不絶有女子乘翠輦侍衛數十人二黄衣與生辟易隱於牆下女子望見既至問曰何人黄衣具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謂黄衣把牒來曰公數盡矣今既相

遇不能無情索筆判牒更與三年生再拜之二使者曰此三素元君仙官最貴既有命即須回使者送至舊居見身卧於床上使者從後推之乃蘇嗟恨累日後三年果卒

羅公遠

羅公遠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於宫中翫月公遠曰陛下莫要月宫中看否帝唯之乃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橋道如銀與明皇昇橋行若十數里精光奪目寒

氣侵人遂至大城公逺曰此月宫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上問其曲名曰霓裳羽衣也乃密記其聲調旋為冷氣所逼遂復躡銀橋迴返顧銀橋隨步而滅明日召樂工依其調作霓裳羽衣曲遂行於世明皇欲傳隱形之術公逺祕而不說上怒乃選善射者十人伏於壁召公逺與語衆矢俱發公逺致斃上令瘞於宫內月餘中使自蜀迴奏事訖云臣至駱谷見羅公逺令附起居專於成都望車駕上大驚問其行李如何曰

跣足攜鞋一隻乃令開棺視之唯見一草鞋在棺有箭孔十數安祿山犯闕明皇幸蜀有稱維厶延來謁召之即不見思其意維厶延蓋公遠字也上悔恨歎息累日

羅方遠

羅方遠江夏人也刺史春致設觀者如市有白衣人長丈餘質貌甚異門衛者皆恠俄有一小兒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所驚怖官司其人攝衣而走官吏執小兒至宴所具白刺史問甚姓對曰姓羅名方遠自幼好道適

見守江龍入州看設其叱令迴刺史不信曰爾何誕妄若誠有龍即令我見本形方遠曰請試之乃於江濵作小坑深濶一丈去岸八九尺引江水注之刺史與寮佐郡人皆往注視逡廵有白魚可長五六寸隨水入坑騰躍漸大有青烟如練起須臾黒氣滿空雷電赩赫風雨馳驟久之乃息見龍於江心身與雲氣相連素光滿水食頃方滅刺史具表以進方遠時明皇方留意神仙即日召見上與張果老葉法善奕棊次二人見之大笑曰

村兒有何解乃各執棊子數枚謂方遠曰此有物曰空手及開手果無所有悉在方遠處上大驚異自後累試其術如神

李師稷

會昌元年李師稷中丞為浙東觀察使有商舟遭風飄不知所止月餘至大山瑞雲覆繞奇花異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安得至此客具以告乃令移舟於岸既登岸乃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宮觀既入

見一道士眉鬢俱白侍衛十餘人坐大殿令上與語曰汝中國人也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即蓬萊山也乃令左右引於宮内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號至一院扃鎖嚴固窺之衆花滿亭堂有几褥焚香階下客問之此院誰何答曰此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辭歸數旬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録以報白公公已脫烟埃投棄軒冕與夫昧昧者固不同也安知非謫仙哉

袁滋

袁相名滋未達時居復郢間復州青溪山秀麗無比袁公因晴登臨此山行數里逕漸幽小阻絕無蹤有人儒服市藥為業結廬山之下袁公與語甚相狎因留宿其舍袁公曰此境山泉竒異當為靈仙之所都府儒生曰有道士五六人葢物外之士也數日一來莫知其所居處與之雖熟不肯細言袁公曰其可來相謁否曰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求美醞一榼或得見也袁公辭

歸後得美酒挈而往歷數宿五人果來布裘紗帽藜杖草屨相見遂通寒暄大笑乃相與臨清澗據石濯足戲調儒生為列席致酒五人顧酒甚歡曰何處得此物來且各三五盞儒生曰非其所能致有客携來顧謂仙兄乃引袁公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兼怒儒生曰公不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誠志復是士流許之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解見袁公謙恭特甚乃時與笑語目袁公曰坐袁公再拜就席少頃酒酣乃視袁公

相謂曰此人似西華坐禪僧良久云眞是便屈指計之曰此僧去來四十七年矣問袁公之歲適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禄已至遂與袁公握手言别過洞蹦嶺捫蘿跳躍翩翩如飛倏忽不見袁公後乃登第果拜相領西蜀節制

王水部

大歴中有水部王員外者篤好道術雖居朝列有布衣方藥之士日與遊從一日有道侶數人在廳王君方與

談諧會除厠裴老携穢路側容近廳所王君妻令左右止之因附耳於壁聽道侶言竊笑不已王君僕使皆怪之少頃裴老傭事畢王君將如厠遇於戸外裴老斂衣似有白事曰員外甚好道王君驚曰老人安得知莫有所解否對曰某曾留心知員外酷似好道然無所遇適來廳上數人大是凡流但眩惑員外希酒食而已王君異之其妻駡之曰君身為朝客乃與穢夫交結遣人逐之裴老笑請去王君邀從容曰老人請後日相訪王君

齋沐淨室裴老布袍曳杖而至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話
茶酒更進裴老曰員外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術試鑪火
可驗取一鐵合重二斤分為兩片致於火中須臾色赤
裴老解布衫角藥兩丸小於糜粟撚碎於合上復以火
燒之食頃裴老曰成矣令王君僕使壯者以火筯持之
擲於地逡巡成金色如雞冠王君降禮再拜而謝之裴
老曰此一兩敵常金三兩然員外亦不用留將施貧乏
遂辭去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曰願至仙伯高第中

起居容進否裴老曰可蘭陵西坊大菜園後相尋遂別王君乃易服往果見小門叩之有蒼頭出曰莫是王員外否遂引入堂宇甚新淨裴老道服相迎侍女十餘人皆有殊色茶酒果實甚珍服用輝焕迨晚王君告去裴老送出門旬日再去其第已為他所質裴老亦不知所在

崔生

進士崔生常遊青山解鞍放驢無僕御驢逸而走馳之

不能及約行十里至一洞口時已曛黑驢即奔入崔生悚懼不敢前進力固疲矣遂寢巖下至曉洞中微明乃入十餘里望見巖壑間有金城絳闕而被甲執兵者守衛之崔生知是仙境乃告曰某塵俗之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頃之召入見一人居殿服羽衣身可丈餘侍女數百與崔生趨拜使坐與語忻然留宿酒味珍香異果羅列謂崔生曰此非人世府也驢追益走者余之奉邀也蓋一女子願事於君此亦冥數前定耳生再拜謝遂

以女妻之數日令左右取青合中藥兩丸與生服之但覺臟腑清瑩摩體若蟬蜕瑩然嬰兒之貌每朔望與崔生乘鶴而上朝蘂宫月餘崔生曰某血屬在人間請歸一决非有所戀也仙公戒之曰崔郎不得淹留遂與符一通急有患禍此可隱形慎不可遊宫禁臨别又與一符曰甚急即開乃命取一驢付之崔生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因入内會勅南進太真錦繍乃竊其珍者上曰計無賊至此必為妖取之遂令羅公遠作法以朱字

照之寢殿戶後果得崔生崔生具寫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崔生乃出仙翁臨行之符照公遠與持執者當時絶倒良久方起啟上曰此人已居上界不可殺也縱殺之臣等即受禍亦非國之福上乃赦之猶疑其事不實遣數百人具兵服兼術士送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翁御殿侍從森然出呼曰崔郎不守吾語幾至顛毀崔生拜訖遂昇洞門所送者欲隨之仙翁以杖畫地成川濶數丈崔生妻擲一領巾化為五色絳橋令崔生踏過橋

隨步即滅既至洞口崔生謂送人曰事只如此可以歸須臾雲霧四合咫尺不見唯聞鸞鶴簫籟之聲遥望雲山而去上方知其神仙也

黄尊師

茅山黄尊師法籙甚高嘗於山前修觀起天尊殿置講求資日有數千人時講衆初合忽有一人排門大呼貌甚麤黑言詞鄙陋腰插驢鞭如隨商客者罵道士奴時正熱誘衆何事自不向深山學修道業何敢妄語黄師

不測之即輟講遜詞謝之衆人悉畏不敢抵忤良久詞色稍和曰如是聚集豈不是要修堂殿耶都用幾錢尊師曰要五千貫其人曰可盡䡨破鐵釜及雜鐵來黄師疑是異人遂遽令於觀内諸處收拾約得鐵八百斤其人乃掘地為鑪以火銷之探懷中取一葫蘆瀉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銀曰此合錢萬貫若修觀計用有餘請施貧乏如所獲無多且罷之黄師與徒衆皆敬謝問其所欲笑出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黄師

奉詔入京忽於市街西見揷驢鞭者肩絆小襆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山氣色黃欲趨揖乃搖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但拱禮而已老人髮盡白視之如十四五童子也

盧杞

盧相名杞少時甚貧與市嫗麻婆者於東都廢宅稅舍以居麻婆亦孑然盧公常以疾臥月餘麻婆憫之常來為作粥食盧病愈多謝之後累日向晚自外歸見金犢

車子立麻婆戶外盧且驚異客候之見一女子年十四五貞神仙人明日潛訪麻婆曰郎君莫要作婚姻否如是則為請求之盧曰某貧賤安敢輙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郎君清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樹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震曜風雨暴至化為樓臺金鑪玉帳景物華麗俄有輜軿降空即所見女子也與盧相見曰某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郎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旨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

女子呼麻婆付藥兩丸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忽失所在古樹荒草蒼然如舊麻婆與盧遂歸又清齋七日钁地種藥適已蔓生未移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許麻婆以刀剖其中及七日之期與盧公各處其一仍令盧公具油衣三領風雲忽起騰上碧霄耳中唯聞波濤之聲迤邐東去又謂盧公曰莫寒否令著油衣如氷雪中行復令著至三重即甚溫暖謂麻婆曰此去洛陽多少婆曰已八萬里良久葫蘆止息遂見樓臺皆以

水晶為牆垣被甲仗者數人麻婆引盧公入見女子居殿侍從女數百人命盧公坐具酒饌麻婆屏息立於諸衛之下女子謂盧公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事可者言之若欲長留此宫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宰相如何盧生曰在此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宫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當白日昇天須執志堅一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仍須啟上帝乃索青紙為寫素當庭拜奏少頃聞東北喧然聲

云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於階下朱衣宣帝命令得太陰夫人狀云盧杞欲住水晶宮如何盧公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疋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求水晶宮住否欲地仙否欲人間宰相否盧公大呼曰欲得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婆速領回遂入葫蘆依前聞風雨之聲至地遂到舊居塵榻儼然時已中夜葫蘆與麻婆俱不

見矣杞後果為相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於寒苦且浪跡江湖決別而去後李生為橘子園吏隱欺折官錢數千貫羈縻不得他去貧悴日甚偶過揚州阿師橋逢見一人草屨麻衣視之乃盧生也昔號二舅李生與之語哀其衣敝盧生大駡曰我貧賤何恥公不外物投身凡冗之所又有積負

且攖因拘尚何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媿謝二舅笑曰居所不遠翌日馳馬奉迎至旦果有一僕御駿足而來云二舅邀郎君既去馬疾如風出城之南行數十里路側有朱門斜闢二舅出星冠霞帔容貌光澤侍女數十人與橋下儀質全别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異木疑在仙府又累出樂品悉皆珍奇既夕引李生坐北亭置酒曰適命得佐酒者頗善箜篌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貌極麗新聲甚嘉李生視箜篌上有朱書十字云天際識

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莫顧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質貌兼美李生曰某安敢及此二舅許為成之又曰公所負官錢幾何曰二千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内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罪也迨晩僕人復御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洎歸頗疑訝為神仙矣即以拄杖詣波斯店其輩見杖曰何以得之依語付錢遂得免繫而去既驚且異乃再往盧二舅所居將謝之即荒草滿地而已悵望而歸其年往汴州行軍陸

長源以女嫁之既見頗類盧二舅北亭見者復解笠篌仍有朱字視之果見天際之句也李生具説楊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女曰某少年兄弟戲書之句嘗夢見云仙官追如公所言也李生嘆訝之甚後竟不能得遇

李石

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荒草中間有人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某已為仙厄運所鍾為

樵者見傷一足將折須得人血數合方能愈也君有仙骨故以相託李公解衣即欲刺血鶴曰世間人少公且非純人乃拔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映照之即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陽所遇頗衆悉非全人或犬彘驢馬首偶於橋上見一老翁騎驢以睫照之乃人也李公敬揖具言病鶴之事老翁忻然下驢袒臂刺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其傷處裂衣封裹鶴謝曰公即為明皇時宰相後當輕舉相見非遥慎勿墮志

李公拜之鶴沖天而去

李主簿

近有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出關過華嶽廟將妻入謁金天王妻拜未終氣絶而倒唯心上微暖舁歸客邸馳馬詣華陰縣求醫術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術奉詔投龍迴去此一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騎馳去約十五餘里遇之李公下馬伏地流涕敬拜具言其事仙師曰何等妖魅乃敢及此遂與李公先行謂從者曰鞁馱速

驅來持朱鉢及筆至舍已聞哭聲仙師入見曰事急矣且將黑筆及紙來遂書一符焚香以水噀之符北飛走聲如飄風良久無應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頃之亦無驗少時鞍馱到取朱筆令李公左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符噴水叱咤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眼開良久能言問其狀曰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聞敲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

邊巡門外鬧甚門者數人細言於王王曰且發遣是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王扼喉纔能出聲曰放去某遂有人送出第三符也李公罄囊以謝之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

盧常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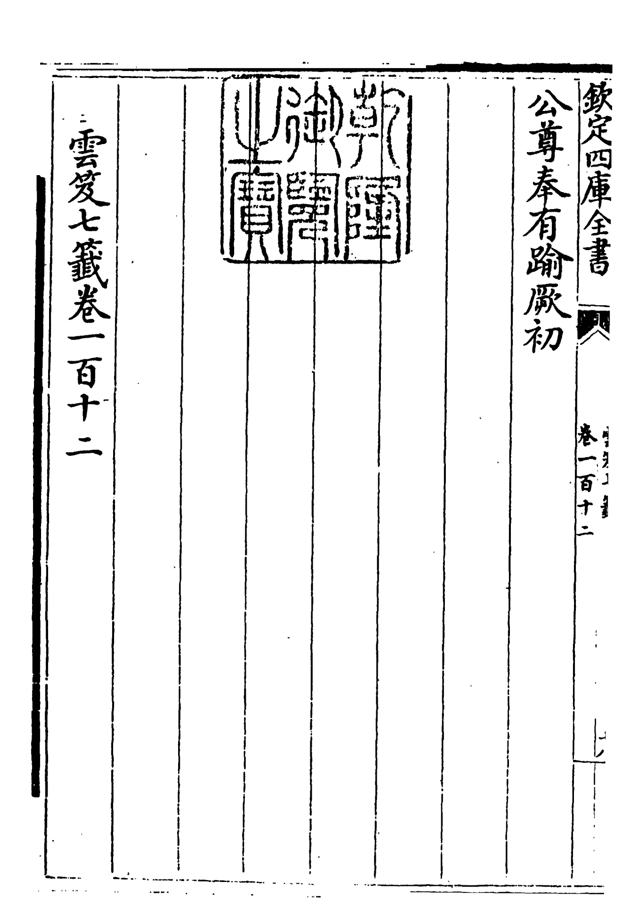
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恬淡不樂軒冕世利蔑然無留意因棄官之東洛謂所親曰某與浙西魚尚書故舊旬日當謁去又曰某前身是僧坐禪處猶在會稽

亦擬自訪遺跡家人亦怪其將遠行而不備舟檝不旬日而卒

裴令公

裴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以清酒名果敬祭當得冥助也裴公自此未甞懈怠及為相機務繁迫乃遺始志心或不足未始言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有道者來宿于裴公第中夜謂曰相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裴

公心知其廉貞不知靈應後為太原節度使家人染疾召女巫視之有彈胡琴巫顛而倒之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軍遣某傳語何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敬謝之裴公大驚女巫曰當擇良日齋潔於静院焚香設酒果將軍亦欲示見於相公別日裴公沐浴具朝服立於庭前東南奠酒再拜見神披金甲持朱戈身長三丈餘南嚮而立裴公驚悚流汗俯伏於地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曰無之自是裴



公尊奉有踰厥初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二